

最近最常干的事情,就是寄快递和收快递。相隔千里、各在天涯的地方,常常今日寄去,隔日便能收到了,想想真是神奇。不知不觉,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,我们现在说“信”,一般都指“短信”,“邮”则往往是“电邮”,而“寄”则逐渐意为“快递”。

只有相思难快递

钟菡

“快递”这个词不知是谁发明的,古人喜欢说“迢递”,像是李商隐有首《宿骆氏亭寄怀崔嵬崔衮》,“竹坞无尘水槛清,相思迢递隔重城。秋阴不散霜飞晚,留得枯荷听雨声。”迢递有远和连绵不绝的意思,其实并没有寄的含义,但说起来,总给人一种慢慢送达的感觉。相思是那么急切的东西,“积颜将老,相思心欲燃”,由着它顺秋风飘飘,岂不把人愁煞。不知李商隐若生活在现在,是否会改说“相思快递过重城”呢?

但若真是可以快递,似乎这诗也不必写了。过去要走十天半个月的地方,如今几个小时就可以到达。不必再叹“梦中不识路,何以慰相思”,也不必惊讶“千里江陵一日还”。传递消息更是变得简单,“欲寄彩笺兼尺素,山长水阔知何处”也不能再写,从电话、短信,到如今的微信,随时随地聊天已不是问题。只要有联系方式,不必再担心“鱼书欲寄何由达”。“日日思君不见君,共饮长江水”也不能够写了。倘若只是“见”,那随便一个视频聊天就可以解决,想要相隔万里却朝夕相对,似乎并不困难。

但我们常常还是会感慨,会不知满足,想要脱口而出古人的句子。其是由于出行成本高、缺少假期,甚至难以购票等种种理由,人们的见面次数并未增加。即便能随时随地通讯,常常也只是简单地寒暄,回句“好”、“哦”、“呵呵”,就草草结束了一天的工程。重读古诗时,忽然有了更多感想。有些东西,不管社会如何发展,科技如何发达,也许终究是变不掉的。而最好的诗句,总是能经受住时空的考验,无论何时,都能引人共鸣。“别后不知君远近,触目凄凉多少闷。渐行渐远渐无书,水阔鱼沉

何处问。”突然觉得这四句写得出奇好,别后是远是近,并非距离可以衡量,古人守着大雁等回书,我们如今守着手机盼回信,这种等待的心情是一样的。但古人不回信,尚能用“水阔鱼沉”等种种客观因素解释,如今通信的便利,却令人不能再有这些猜想,只剩下“料应情尽,还道有情无”。

所以对于一些东西,“快递”似乎倒不如“迢递”的好,时间一长,又有太多的不测和未知,才让人不由得前思后想、郑重其事,才能缚得住深情。古诗里常寄的东西,除了书信以外,大概只有梅花和寒衣。也许那时太贵重的东西经受不起长途跋涉,越轻,越容易送达。其实东西本不重要,更多的,

是上面附着的深情吧。古人收到远方寄来的寒衣和梅花的心情,我们如今是难以体会的。“欲寄寒衣君不还,不寄寒衣君又寒。寄与不寄间,妾身千万难。”连寄的人都是那样纠结,好像那件寒衣便是决定一切悲欢的关键。现在只要有需要,什么都可以快递过来,等要写入诗词时,似乎又只有寒衣和梅花能够写得进,其他东西,反而显得轻了,总令人觉得少了些许味道。

大概我们现在一切都太容易了。太易得,就会令人不够珍惜。快递业再发达,也还有不能解决的烦恼。纵然什么可以朝发夕至,依旧免不了“惆怅心有所感,偶成一绝:槎来云海几多时,尽家平生赠远知。只有相思难快递,故因秋雨更寻诗。”

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都在要求老师填写表格申请优课。“优课”,优秀课程之谓也,相信每一个教师都希望自己执教的课程是优课,然而标准如何确立,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。记得在大学毕业,初执教鞭之时,笔者的两位教研室主任,一是中山先生的外孙,一是浙大校长竺可桢的高足,其人格魅力给笔者以极大影响。可二人的教学风格截然不同,一个在课堂上挥洒自如,侃侃而言,让人如沐春风;另一个严谨细致,笔记详尽,讲课滴水不漏。然二人均是有口皆碑的优秀教师。

就授课方式而言,中国古代的私塾也培养了很多封建时代的优秀人才。夸美纽斯的班级授课制,开创了教育新局面。凯洛夫的“五步教学法”,让教育呈现出了工业化的生产模式的趋势。也许“模式”、“规范”、“标准”等便于管理,加上大纲、考卷、PPT加备课笔记等等的效力叠加,学生成了教室流水线上的产品。这种情况下的学生能够完成学业,也能顺利地通过考试、毕业,走上社会就业。然而这种课程,哪怕是各级行政管理机构批准的优课,却不会让学生留下

深刻的印象,它也许能够传授知识,可是缺少教育的精髓。教育的精髓便是韩愈所说的“传道、授业、解惑”,或是“师范教育之父”第斯多惠的“激励、鼓舞、唤醒”。因为教育或者教学是一种艺术而不是技术,所以不可能用量化的指标来衡量一门课的好坏。譬如课堂内的师生互动,眼神交流算不

优课标准之我见

胡中柱

算?要求精讲多练,怎样才算精?多到什么程度才合适?要不要搞课堂讨论,讨论又该如何掌握,成果又怎样计算?没有讨论是不是可以评为优课?这些似乎都没有简单的答案,因为艺术是最讲究个性的,也不可能能有样板可仿效,真正的优课评价标准也不可能非常具体、细化和量化。如果讨论优课的共性,大体上可发现必须具备这样几个条件:

一是必须“有知识”,这是最基本的。关键在于对知识的讲解,这取决于教师本人的修养、积累、理解和对学生的接受能力的了解,不是越多越好,不是简单陈

述,更不是教材宣读或是强调考试重点,而是你对这门学问的独到的见解,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还要引发学生学习的欲望。二是“有思想”,那便是传道,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而不盲从。作为教师,当然要用自己独特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角度来对学生有所启迪,从而培养学生具有独立的社会批判能力。三是“有意境”,亦即教师必须有人格魅力,不但要有渊博的学识,更要有自己的情感、操守、精神追求来打动学生,让学生不但能有一份安身立命,经世济邦的一技之长,更能拥有对真善美的追求之心,对于整个世界的好奇之心,进而在以后的若干岁月中,这些孩子在成人后,回忆他们青春岁月之时,还能想起你给他们上的课。那才是优课。

可以说,优课的产生不是靠申请者的身份地位,或者批准机构的等级权威,或是填写的表格是如何的华丽,包装得是多么精致漂亮周到。真正对课程优劣的发言权,应该是学生,尤其是毕业后走上职场的学生。这也是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之真谛。

在外漂泊的日子里,灯光于我总有一种温暖感。残阳落尽,夜幕降临。每每走在华灯初上的街头,看一盏盏路灯悄悄亮起,仿佛似家乡升起的一轮轮明月;看楼宇上下窗洞里溢满的灯光,仿佛看到家人围坐在热烘烘的餐桌上共进晚餐。那灯光带给我的不仅是亲切和温馨,也使我从心底里涌动起一种难以言表的愉悦和满足。

温暖的灯光

陈德平

最初离开家乡,正是那片灯光给了我抚慰。入伍的第一个春节是在新兵连度过的。满眼是陌生的世界。连队在城郊的一块沙漠地上,院子周边除了高高的白杨和一些沙枣树,一片荒芜。一遇刮

风,漫天的尘沙常常把门窗都掩了。就在无穷的孤寂和乡念不断袭来时,唯一让我兴奋的是,夜晚站在连队门口,可以看到城里的耀眼灯火,那边燃起的烟花和传来的阵阵鞭炮声,让我想起此时家人也许正聚在明亮的灯光下吃着年夜饭,心里便暖和起来,不再寂寞。后来,我分到了炮连,连队恰在一个高坡上。夜晚,城里的万家灯火璀璨一片,尽收眼底。每当晚上站完岗下来,我都要凝神望一望远处那片红红的灯火,心

不由飞到了千里之外的家乡。

也许灯光对许多人来说习以为常,可在那段岁月,我深感其中的力量。一个夜晚,我与几位战友外出执行任务,车跋涉在茫茫夜色中,前方除了车灯,看不到一丝光亮。车一会儿上坡、一会儿转弯,在不断颠簸中,如驶入无尽的黑洞,让人不知所措。就在我迷迷糊糊打着盹,偶一抬头,隐约看到远处有一星光亮,渐渐,那光亮变得越来越大、越来越亮,在如墨的深夜里显得格外温暖明亮。我仿佛看到了希望,一下来了精神。多年后,这一星灯光依然留在脑海里。

在无数的灯光中,最让我激动还是家中的灯光。记得参军后的第一次探亲,是在离家整整三年后。列车一路南行,满车厢都是赶着回家过年的人,拥挤不堪。可对归心似箭的我来说,这一切又算什么?车至家乡,已近深夜。当我在站台桔红色的灯光下,又一次踏上这片熟悉的土地,心怦怦直跳。顺着曾经走过的道路,不顾凛冽的寒风,直奔家中。轻叩家门,



夜光杯

随着母亲“谁呀?”一声问话,屋中亮起了灯光。顿时这灯光像一团火融进怀里,身处异乡的一切思念、艰辛都在瞬间化作了温暖,心里充满了亲切。多年前的一天晚上,因在办公室赶写一份材料,回家时夜已深透,小区住宅楼上已一片黑暗。此时,我迎面看到唯有一幢楼上的窗户还亮着灯光。一眼认出那正是从自家窗户透出的光亮,不由心头一热,明白妻子还在等着我。进了门,披着睡衣的妻子果然端着刚烧好的夜宵,默默地从厨房出来。在温柔如水的灯光里,望着冒着热气的夜宵,一股暖流顿时在心中流淌。从此,不管在哪里,我始终记着家中有一盏灯在等着你。

我时常想,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了灯光,将会是怎样一番景象?灯光,播撒着光明,延续着白昼,也散发着温情。在人生的路上,正是无数的灯光默默地照耀着我们,才不使我们被黑暗笼罩、迷失方向,时时充满着温暖和动力。



临水人家 (油画) 戎鸣岐

我在核试验基地工作多年,直到从部队退休,为核试验事业作出了自己的一些贡献。能与国防建设事业结缘,这与我当年在中学时参加国防体育活动打下的基础,是密不可分的。

六十年前,我考入了上海市工农速成中学(今上海交大附中)成为首届学生。我们在紧张的学习之余,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,尤其是各种国防体育活动,比如航海、摩托、射击、无线电等等。我与钟火根同学担任团委军体委员,分管学生的文体活动,自然有了“近水楼台”的便利条件,可以积极地参加各项活动。我们曾先后涉猎体验了“海军舢舨”、“海军综合攀

登”、“摩托车驾驶运动”、“帆板”、“赛艇”、“撒缆”的培训,都取得较好效果。

1957年,我与钟火根一起参加了上海市海军综合攀登比赛,获得了上海市团体冠军。通过系列活动,提高了我对国防事业的兴趣和兴趣,也逐渐培养了对军队的感情,暗下决心:将来一定要成为一名保卫国家的光荣战士,参与国防力量的建设。

天从人愿,根据国家需要,大学毕业后我如愿被分配到国防科研单位,成为核武器试验基地的一名军人,有幸在“两弹一星”元勋程开甲的领导下,开展核试验的工作,先后执行了1965年首次空爆试验任务、

1966年的唯一一次导弹核试验任务、1967年的首次氢弹试验任务以及1969年的首次地下核试验任务等。在后来的几十年中,我一直与老首长保持着联系,每年到他家探望,他还为我的母校题字:“高境校园,人才摇篮”。

在中学里,有一堂课对我产生过重要影响。那堂课,老师举例讲了一个大学毕业生在分配时被派分到新疆,情绪低落,牢骚满腹。因为那时在人们心目中,新疆是个荒凉的边疆,鸟儿也不飞的无人区,人人都很惧怕那里的荒凉和寒冷。老师深刻地批判了这个学生的思想并告诫我们:不久的将来你们也会遇到这种情况,你们一定要正确处理好人

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。听完课,我根本没往心里去,心想:“这事离我还远着呢,再说哪儿就那么巧会让我碰上呢!”孰知若干年后,真有如此凑巧。在大学我学习了尖端核技术,被分配到北京国防科委一个研究所。谁知这个隶属于核试验基地的研究所,大本营恰恰就在新疆那片杳无人烟的戈壁荒漠之中!正在我思想上泛起了汹涌波涛时,想起了当年老师讲课的例子,使我坚定了应持的正确态度,逐渐由惶恐转为平静,愉快地服从了分配,热情地走向荒凉广袤戈壁上的核武器试验基地。

他成为建筑设计师与中学时代的课外锻炼有关系。



序跋精粹

余生也晚,未获侍奉杖履,面禀鹤翁赐教机缘份浅;就其道德文章,更是高山仰止,断不敢望其项背。今承命为序,既深愧陋,学浅才疏;又惟恐有失长幼尊卑体统,有孟浪、造次嫌疑。故而援管愧悚,欲言又止;逡巡再四,纠结不已,每叹何德何能?

旋思余每观鹤翁之文,辄想其崇德;每诵鹤翁之诗,则如接馨欬。兼以曩昔曾身临羊城、雒皋、京口,追寻鹤翁遗踪;尤其获赠此间珍藏其遗物,欣有宿缘。

而怀滨先生是编,既获先睹为快,深感梳理邃密,援譬引类,言之务尽;导人以正,告人以孝,用心良苦。故是集之行,见杨柳依依,和煦喧风,百鸟来归之盛景,窃未免喜不自禁。再则,余感念怀滨先生孜孜攻读,雅意恳挚;久暱于余,盛情难却,何敢不拜嘉而成其善举?况且是书行世,沾溉后人,嘉颍来学,不胫而走;步鹤翁学问道者,或赖此以为梯航,亦可稍慰鹤翁于地下乎。

爱不辞烦琐,不揣昧陋,略识数言,敬撰抒忱,以当啗引,勉副盛心。

甲午清明,后学陶喻之拜序于古美小隐。